



□ 12
2897
5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九

善化皮錫瑞

多士第十九 周書十

多士 史記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魯
 口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
 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孫星衍說
 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孫星衍說
 是此篇作於周公被譖奔楚成王迎歸之後蒙恬傳亦與魯世家
 同所謂賊臣即奄君也故經文有云昔朕來自奄錫瑞君亦無據
 來自奄乃周公追述伐奄之事孫說非是謂賊臣即奄君亦無據
 論衡載金滕有二說古文家說周公奔楚與史記同而史公以奔
 襄公適楚後又與論衡說異蓋皆古文奔楚與史記同而史公以奔
 氏傳亦古文說也周本紀所云與魯世家不同乃今文家說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注云成王元年三月周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九



12
2897
5

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王之眾士以撫安之錫
瑞謹案據魯世家云周公奔楚迎歸之後乃作多士則惟三月不
得在成王元年周本紀用今文說云成王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
告作多士正在召誥洛誥之後當為成王即政元年之事鄭注用
今文說其義是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異義今尙書歐陽說
秋曰旻天與爾雅釋

天白虎通四時篇同說文曰旻秋天也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
天所引虞書蓋即尙書大傳之說釋名釋天曰秋曰旻天旻閔也
物就枯落可閔傷也是今文說訓旻為閔馬注云秋為旻天秋氣
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馬亦用今文義惟李巡注爾雅云秋
萬物成就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其說不同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

國敢弋殷命馬鄭王皆作翼或今文亦同鄭云翼
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

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今文逸作佚○論
衡自然篇曰天地無

爲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
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
又語增篇曰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下同自然篇文江聲說上
帝天也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此周公述所
聞之語也有夏謂桀也不適言不進賢也大傳一不適謂之過再
不適謂之赦三不適謂之誣佚則引佚之則也則讀如五命賜則
之則謂規額也錫瑞謹案仲任以上帝爲古帝引佚爲任賢使能
蓋今文家說據此則今文說於經文帝字不必皆誥爲天上云惟
天不畀惟帝不畀兩文竝列帝與天當有別或帝當爲古帝也江
引大傳以不適爲不貢士似與仲任以引佚爲進賢能義合以上
帝爲天與仲任所引今文說不合

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

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釋文云馬以
時字絕句佚

又作借馬本作肩云肩過也案今文不可攷論衡今文義以上帝
引佚爲舜禹進賢能則有夏不適佚當言夏桀不能進賢故此言

天命成湯革夏用
俊民以治四方也

今文句書列言卷十九

二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

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史記魯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於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案帝乙

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案帝乙

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案帝乙

罔顧于天顯民祗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集解徐廣曰一作敬

罔顧于天顯民祗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集解徐廣曰一作敬

罔顧于天顯民祗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集解徐廣曰一作敬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

喪罔非有辭于罰史記曰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段玉裁說其民皆可誅即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也周

多士三字譌贖史記此節當移乃作多士作母逸之下錫瑞謹案
史公於周多士下文云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戒
成王以母佚篇之文并入多士篇上增周多士句則周多士言周
朝多士不屬商王士說疑史公所據今文尙書與古文本不同周
多士上又有其民皆可誅句古文尙書無之疑今文尙書有之文
選七命注四子講德論勸進今上賤奏彈王源文諸篇注皆引大
傳周人可比屋而封陳壽祺輯本未審爲何篇之句以史記周多
士證之疑即多士篇文周多士即所謂可比屋而封也上言紂民
皆可誅下言周人可比屋而封言民之善惡無常惟上所化論衡
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即其
義也否則史記周字之下多士之上或有脫文與詩文王有聲正
義周禮典命疏無遜篇禮記王制正義明堂位正義左隱元年正
義通典御覽禮書儀禮經傳通解皆引多士篇大傳古者百里之
國與天子之堂兩條其說皆與古文尙書多士篇無涉則伏生所
傳尙書多士篇當與古文不同史公蓋用其說今
文與古文多異未可專據古文以史公爲誤也

王若曰爾般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

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

今文句書列言卷十九

三

自乃邑 白虎通京師篇曰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于雒陽成文武之制作均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案此言自乃邑下言天邑商是殷後稱邑之證也王鳴盛說孟子引書臣附于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維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言新邑維下文朕作大邑于茲維對商士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

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 ○今文時違作維天命元○石經維天命元朕不敢有下闕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然也王氏鳳喙云无字誤為元脫違字其說非也漢石經無不作无錫瑞謹案天命元謂天之元命上云厥惟廢元命元命即命元也蓋今文尚書少無違二字多一元字有疑當讀為宥言我遷爾非我奉德不康寧維天命元如此故我不敢宥也下云非予罪時維天命正申明此意

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

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予惟率肆矜爾 ○今文肆矜作夷憐○班固典引曰革滅天邑蔡邕注曰天邑天子邑也論衡雷虛篇曰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尚書予惟率夷憐爾孫星衍說此今文書說也以夷為誅者易雜卦傳云明夷誅也憐為矜者引論語哀憐亦哀矜異文憐矜聲相近段玉裁說夷肆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第十二部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 ○今文惟作維王曰下有告爾二字石經□□罪時維天命王曰告爾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孫星衍說經言昔朕來自奄者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作多方書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謂編在多士無逸君奭之後也案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踐奄亦在多士無

逸之後與上文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不同時誅
管叔在攝政時踐奄在七年歸政後蓋史公所孔安國古文說
管蔡流言周公不避居而以成王命伐誅武庚及三監及七年反
政有譖公者成王疑之公乃奔楚成王開金滕悟迎周公歸乃作
多士母逸故此篇述昔朕來自奄也管蔡流言時奄君亦與知
書大傳載其事其時未及誅奄君也及反政後又有譖公者當
奄君故蒙恬云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當謂成王踐奄也若大傳
則云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則踐奄者周公與書序所云成王征及
成王歸自奄不合此序所無疑揜即奄也王氏應麟以為成王征
君爽之後百篇之序所無疑揜即奄也王氏應麟以為成王征
案奄既滅於攝政三年此時又何誥俱不可解宜以史公所序為
是經言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疑即大傳揜錫瑞案孫說非也
伐奄本非一次一是周公踐奄見大傳一是成王踐奄見史記伏
生與史公各載其一是一大傳不及成王踐奄史公不言周公踐
不備耳非因一事而訛傳重見也此云昔朕來自奄乃公自言三
年踐奄之事周公雖代王言亦可自述已事史記引書序說多士
在成王踐奄前若屬成王踐奄公不應豫言後來之事又不當云
昔朕來自奄也偽孔傳云奄再叛再征攷之經文其說不誤帝王
世紀曰王既營都洛邑復居鄴鎬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王肅與皇
蒐於岐陽東伐淮夷云奄又叛與偽孔義同偽孔傳即王肅與皇

甫謚為之而此條實有據蓋本今文家說知奄實有再叛之事者
大傳洛誥篇云三年踐奄與孟子曰三年討其君合成王踐奄無
三年知非一事而鄭君誤合為一故云編篇未聞孫疑大傳云周
公踐奄與書序所云成王征成王歸自奄不合又疑奄既滅於攝
政三年此時又何誥皆由偏執鄭義不攷今文家說故必不信偽
孔再叛再征之解而解經遂不可通經云昔朕來自奄為公追述
三年踐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為管蔡商奄詩破斧毛傳云
四國管蔡商奄是毛公亦謂東征會踐奄與大傳今文合足見今
文並非異說若史公所云譖周公者不知其人為誰孫乃傳會以
為即奄君又謂降爾四國民命即揜說皆無據且大傳明云踐
奄謂殺其身孫既引大傳云管蔡流言奄君與知又云其時未及
誅奄君明背大傳之文以曲證其譖公即奄君之說安得反以
傳為異說乎大傳曰奄君薄姑史記曰遷其君薄姑疑前之奄君
名薄姑後之奄君遷於薄姑其地即薄姑左氏傳所謂蒲姑商奄
者人名地名不妨相同鄭君疑薄姑非奄君名江聲疑書序將遷
其君于蒲姑于字當為衍文皆未知其一為人名一為地名也周
公誅奄君薄姑蓋不滅其國誅君之子不立後之君奄者或亦薄
姑之族今見周遷殷士疑懼再叛故成王再踐奄而遷其君多士
與將蒲姑篇次相連此時蓋奄已有叛志
故公言昔朕來自奄舉前事以警之也

今文尚書文卷十九
五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今文惟作維洛作維。石經上闕茲維予維四方罔攸

賓亦維爾下闕賓字今鈔本刻本皆誤作責顧廣圻據漢隸字原作賓

爾乃尙有爾士爾乃尙寧幹止爾克敬天惟昇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士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下闕

○今文洛作維。石經上闕有年于茲維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受業 龍鍾汜校 袁宗濂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

善化皮錫瑞

無逸第二十一 周書十一

無逸 ○今文作毋佚。史記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段玉裁說按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無逸而兼舉多士無今文尙書作毋逸今文尙書作亦作佚漢石經殘碑本篇毋劬于遊田毋兄曰可證史記周本紀作無佚魯世家作毋逸其字參錯不一以世家作毋為不誤魯世家云乃作毋逸蒙上文淫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也錫瑞謹案魯世家云周公奔楚與論衡引古文家說相近則周本紀當為今文說史公竝列今古文義然文字當依今文作毋佚其或作無或作逸疑後人改之也漢人引書多作佚惟石經作劬廣雅釋詁曰劬戲也釋言曰劬豫也與石經合蓋用夏侯說也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留意亡逸之戒亦三家尙書之異文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今文嗚呼作於戲無逸

作毋佚稽作齋乃逸作乃佚。論衡儒增篇云：向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齋之艱難，乃佚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弛則文王以為當錫瑞，謹案王引之說，乃逸二字，因下文而衍，據論衡所引，則今文尚書有乃佚二字，王說非也。石經於篇末，公曰：於戲，作於戲，則此文當同正義，引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鄭本作嗚呼，據古文，其說解當無異。張謂勤勞弛，謂逸豫也。鄭

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今文稽作齊逸作佚諺作憲誕作延否作不。漢石經上闕齋之艱難，乃勅乃憲既延，不則侮厥下闕錫瑞謹案石經今文義當以乃勅二字屬上讀與上文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反，正相對成文，乃憲既延四字為句，不即丕字與下云不則有愆義同，非否字也。史記魯世家曰：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亾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正釋此經之義，憲訓法與業義近，延即長久之義，故史公以為業至長久釋乃憲既延以子孫驕奢忘之，以亾其家，釋丕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今文嗚呼作於戲下接昔在殷王太宗云云昔在殷王

中宗作其在，中宗在肆，太宗饗國三十三年句後。○昔在殷王中宗，據今文說當作其在，中宗次於太宗之後，說見下史記魯世家曰：故昔在殷王中宗，疑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殷本紀曰：帝大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許君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錫瑞謹案古文尚書說中宗不毀則今文尚書說當為中宗亦以時毀可知，匡稚圭治齊詩異義引作魯說蓋齊魯義同三家詩多與今文尚書合也，漢書韋元成傳王舜劉歆議曰：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古文尚書說蓋即出於劉歆，劉歆又本於貢禹。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

五年

○今文祇作震享作饗中宗下無之字七十下無有字。○史記魯世家曰：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寅作敬，故訓字如寅，寅寅皆作敬之例，肆作故亦故，訓字祇作震，則歐陽尚書異文集解馬融曰：知民之勞

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段玉裁說：祇震異部而音轉，最近如咎繇、蓐祇、敬夏本紀作振、般庚震動、漢石經作祇、柴誓祇復之魯世家作振，皆是也。○一作天命自亮，以民祇懼。段玉裁說：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猶自度也。治日同在古音第一，部馮登府說：詩涼彼武王，韓作亮爾正釋詁，亮相導也。漢諸葛名亮亮之傳已久，石經必據今文。自亮言天命佑助也。此今文義。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今文高宗下無時字，舊作久。勞于外為與小人高宗下無時字，舊作久。爰作為。○史記曰：其在高宗久。近今文尚書蓋作為暨，作與則故訓字也。集解：馬融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元曰：為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殷本紀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續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云：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敦煌長史武斑碑云：久勞于外，與史記合。中論曰：其在高宗寔舊勞于外，蓋古文尚書時字與寔字義同。本虛字屬下讀史公所據今文尚書無之。鄭君詩譜云：後有高宗者，舊勞于外亦無時字。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今文作乃有亮闇。○史記曰：作其即位，乃有亮闇。蓋今文尚書或作有集解：鄭元曰：楯謂之梁闇，謂廬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為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

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鄭注尚書毋佚云：諒闇轉作梁闇，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禮記云：諒古作廬，柱楣不言政事。鄭讀諒為梁，用伏生義也。鄭又注禮記云：諒古作廬，柱楣不言政事。鄭讀諒為梁，用伏生義也。鄭又注○一作諒闇。○春秋繁露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漢書王吉傳曰：喪服四制，篇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漢書王吉傳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白虎通爵篇曰：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阼，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踐阼為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也。又四時篇尚書曰：諒闇三年，公羊文九年傳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後，漢書濟北惠王傳曰：諒闇已來二月十八月，景君碑云：諒闇沈思，鄭君詩譜亦作諒闇。○一作諒陰。○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論衡儒增篇曰高宗諒陰三年後漢書魯恭傳曰諒陰三年。一作涼陰。漢書五行志曰殷道既衰高宗承微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師古曰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段玉裁說諒涼亮梁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也閻陰古二字同音在侵韻不分侵覃也大傳釋梁閻為居廬鄭注閻讀如鷓鴣之鷓謂廬也其注禮記尚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為梁讀為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鷓鴣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亮白虎通釋禪於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古同音通用之法可見矣錫瑞謹案同聲通用段說得之而尚書之義則當本作梁閻伏生大傳用其本字其或作諒涼亮或作陰者皆字之段借也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苦枕塊又云既虞翦屏柱楣鄭君云楣謂之梁是梁閻者倚廬而柱楣者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古天子至士喪禮皆同其制漢人舊說皆以梁閻為居喪惟馬注解為信默蓋誤認段借之字為本字鄭不從馬而從伏最為卓見偽孔傳與論語孔注皆王肅所為故皆用信默也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今文無其惟不言句。史記曰三年不言語憲問禮檀弓喪服四制論衡儒增篇引書皆云三年不言無其惟不言四字是今文尚書本無之以文義論古文尚書亦不當有

惟禮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案書序有高宗之訓高宗即高宗之訓也據鄭君說三年不言言乃謹不言在逸書高宗篇並非佚篇蓋毋佚篇云三年不言言乃謹不言也作偽古文者蓋據坊記所引增竄經文以示異於史公鄭君所據之本而不顧其文義復查難通

言乃雍。今文作言乃謹。史記與檀弓坊記引皆作謹段玉裁盡非古文不皆是於此可見王肅私定家語亦作謹注云尚書作雍蓋以古文尚書是於此可見王肅私定家語亦作謹注云尚書作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鄭注檀弓同又注坊記云謹當為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據此疑鄭所據本亦作謹而鄭詩譜作雍書疏引鄭尚書注云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是古文尚書自作雍字鄭注戴記乃用今文不用古文者以戴記本今文學故從今文解之也集解引鄭注與書疏所引注異集解所引或即檀弓注也今古文多不合若謂古文為王肅改竄肅篇何不並家語正文改之乎鄭詩譜云三年不言言乃雍從古文作雍而亦無其惟不言句孔融薦謝該疏曰三年乃謹用今文尚書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今文嘉作密邦作國怨上無時或二字○史

記曰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御覽引東觀漢記序曰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段玉裁說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隳栝無逸篇文也與史記密靖殷國正合是可證今文尚書作密古文尚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等皆用今文尚書原文非以密訓嘉也錫瑞案段說是也鄭詩譜中論皆作嘉用古文與今文不合光武封禪刻石文曰乾乾日昃不敢荒寧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今文作肆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史記曰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

謹案史記此文與兩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不合周本紀曰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亦與論衡氣壽篇所云不同疑皆後人改之如改太宗為祖甲以合於古文尚書不知其與殷本紀云帝甲淫亂不傳杜欽傳論衡氣壽篇一本有或字饗國百年與漢書五行志劉向壽數言之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云武丁享國五十有九年論衡氣壽篇云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是以百年為單舉在位然仲說實誤考

呂刑王享國百年傳疏謂從生年數按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與傳疏合傳疏在仲任後或未足據司馬固足據也以呂刑例之高宗百年亦必從生年數享國二字不必以文害辭漢書五行志中下云高宗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杜欽傳高宗享百年之壽百年下系以壽字必是兼舉生年至論衡則云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又云殷高宗遂享百年之福不言壽而言福而論星孛山崩疏已云故高宗有百年非也王仲任以百年為單舉在位之年其說不誤故無形篇異虛篇皆不言壽而言福而論星孛山崩疏已云故高宗有百年之福則不言壽而言福而論星孛山崩疏已云故高宗有百年云三十三年一云七十五年一云百年皆舉在位之年故云饗國若高宗並數生年則與上太宗中宗不一例若謂太宗中宗亦數生年則太甲壽止三十三年何云克壽偽古文云五十九年與石經及劉子政杜子夏班孟堅王仲任所云百年皆不合皇甫謐即偽造古文者故世紀獨與之同豈可為據且世紀又云太甲一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何乃終饗國五十年明文王受命維中身高宗則並數生年皇甫之言一何紕繆下文云文王受命維中身厥饗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乃終饗國五十年明是單舉在位三宗文王義當一例何獨異於高宗漢書禮樂志王吉疏云壽何以不若高宗王吉習齊詩蓋亦用今文家說以高宗為在位百年師

古注乃用偽古文說云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信如其說則中宗七十五年享國視高宗為久何乃舍中宗而舉高宗乎

其在祖甲 周公曰於戲句下其在太宗從此句至三十有三年句在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隸釋所載殘碑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是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廟為高宗漢書王舜劉歆曰於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儻非尚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凡造賈誼曰顧成之廟稱為太宗景帝元年申屠嘉等議曰高皇帝廟宜為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太宗之廟實本尚書據此今文尚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之

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高宗其在高宗不則今文家末由倒易其次序也錫瑞謹案段說是也史記殷本紀曰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

宗白虎通姓名篇曰殷以生曰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曰名子也以前尚書道殷家太甲帝乙武丁也白虎通引尚書皆今文今文無太甲三篇疑亦指毋佚篇太宗高宗言之非引書序文也漢書

平帝紀四年二月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王莽大誥曰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注曰宣帝元帝也蓋莽用今文尚書說尊

宣帝為中宗元帝為高宗以仿殷之三宗東觀書章帝賜東平王蒼書曰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亦據今文尚書比放三宗疑是此殷三宗之誤史記作其在祖甲後人改之

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久為小人集解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錫瑞謹案馬說不知所據與西漢今文說不合書正義引鄭說與馬畧同孔氏已駁之矣若王肅兼用今文之義傳合古文之次序以祖甲為大甲而又置之高宗之後作偽孔傳解不

義惟王為為王不義倒易經文以就己說又造偽古文太甲篇茲乃不義以實之不知此篇屢言小人之依顯然不合且古君子小人皆以義為小人與下于外知小人之依顯然不合且古君子小人皆以

位言無有以小人之行為小人之惡是王說尤非也經云勸戒成王當舉其美不當舉其顛覆典刑之惡是王說尤非也經云勸戒成王當

者義古儀字擬也其顛覆典刑之惡是王說尤非也經云勸戒成王當立外內二年仲壬四年般法兄終弟及立子不立孫使外丙仲壬

或有一人承年則太甲未立之時或亦在外故云久為小人于外知小子多在民間太甲未立之時或亦在外故云久為小人于外知小

人之依也

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

享國三十有三年○今文無作其卽位句爰字作于外二字惠作

饗上無之字祖甲當作太宗○史記曰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

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太宗作祖甲後人以古文

尚書改之肆作故故訓字中論天壽篇云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

亦無于字敢字帝王世紀曰太甲脩政殷道中興號曰太宗一名

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百歲皇甫謐謂一

名祖甲乃騎牆之見其所云年或有據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

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

或四三年○今文逸作佚不重生則佚三字稽作嗇不聞小人作

四○漢石經自時厥後下闕中論天壽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

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唯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

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據此則今文尚

書不重生則逸三字逸從今文當作佚或四三年是也漢書杜欽傳

年或五六年文法例之當從中論作或三四年是也漢書杜欽傳

欲說王鳳曰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

傳寫誤倒○今文作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漢書鄭崇傳

崇諫哀帝曰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

克壽故哀世之君天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論衡語增篇經

曰惟湛樂是甘從時亦罔有克壽長夜之飲糟邱酒池不舍晝夜是

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雖未死宜羸羸矣○一作不聞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有克壽○後漢書荀爽傳爽引周公

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有

相合此今文尙書也古或有二字音義皆同如不或亂政史記作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今文嗚呼作於戲惟作維○今本尙

白虎通爵篇云書曰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段玉裁說攷之於經漢

人以亾爲無蓋古文尙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尙書駁異如此

兆天子爵者即兆基王迹之謂也顧廣圻說經云厥亦惟我周亦與兆相似故誤作亦實當為兆天子爵惟我周太王季克自抑畏言其兆起天子之爵者惟我周先世太王季能抑畏故也錫瑞謹案二說皆傅會失之大傳今無完書或即取之於白虎通小字本元本白虎通皆無字字當是衍文漢人以孔壁古文逸無師說者為逸篇白虎通蓋引書逸篇文其爵篇之說曰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助書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毋佚篇乃周書白虎通引以證帝亦稱天子之義則非周書可知輯大傳者以此文入毋佚篇蓋未詳攷茲故不取其說以為今文尚書

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

惠鮮鰥寡。今文柔作呆恭作共民作人惠鮮鰥寡作惠于矜寡闕段玉裁說按隸釋載石經嚴恭寅畏作恭維正之共作共分別如是而微柔懿共亦作共則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也錫瑞謹案共恭古通用段說亦過拘廬江太守范式碑云徽柔懿恭正作恭不作共不得謂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也大傳畧說曰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又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是釋此經之義。一作徽柔懿恭。范式碑作恭。一作惠于鰥寡。漢

書景十三王傳曰惠于鰥寡谷永傳引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班固典引曰懷保鰥寡之惠浹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引惠於鰥寡皆不作惠鮮惟漢紀谷永對策引經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人作民于作鮮與漢書谷永傳不合乃後人改之段玉裁說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字畧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有誤增之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成和萬民

史記曰文王日中昃不昃不暇飲食漢書董仲舒傳冊曰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對曰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後漢書黃瓊傳曰詩咏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風俗通過譽篇曰文王日昃不暇食。今文昃一作稷暇一作夏。錫瑞謹案漢今文家昃一作稷暇一作夏成湯靈臺碑云日昃不夏正用此經之文費鳳別碑云乾乾日昃郁閣頌云勞神日昃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亦以日昃為日昃惟樊毅碑云勞神日昃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亦以日昃為日昃惟樊午日下稷左氏公羊經皆作昃中則昃孟喜作稷穀梁春秋經戊稷孝經鉤命決曰堯禪舜沈書日昃而赤光起此昃稷古通用之證夏之子孫是其證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今文遊田作游畋惟正之供作維正之共上無以

庶邦三字。張衡西京賦曰盤于游畋李善注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段玉裁說正國語作政漢書谷永傳引下文惟正之共亦作正按古政正通用此作正為長供國語作恭當是本作共後人改之陳喬樞說惠于小民即上文懷保小民惠于鰥寡也唯政之恭即此文不敢盤于游田維正之共也倚相蓋櫛栝毋佚之文耳政正古相通用谷永傳引下文惟正之共作正字是作正者今文尚書作政者古文尚書也周禮凌人注曰故書正作政是其驗已錫瑞謹案二說無以庶邦三字蓋今文尚書本無之楚語與三字楚語引此文亦無以庶邦三字蓋今文尚書本無之楚語與今文合石經於下文作維作共此亦當同石經與谷永傳於下文皆作毋劾于游田則游田二字連文晏子諫下篇作盤遊於田疑後人妄改之。一作樂于游田。後漢書鄧暉傳暉上書諫帝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人為憂李賢注引尚書云以萬人惟政之共也錫瑞謹案君章云以萬人為憂者乃釋經言文王不敢盤游之意非謂經有以萬人為憂之文也若注所引乃下文周公戒嗣王語非謂文王且君章所據是今文今文尚書並下文亦無以萬民三字東觀漢記暉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

為憂與後漢書同蓋後漢書又改民為人以避唐諱也後漢紀鄧暉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萬民惟正則其文尤誤游于二字上下互易與晏子春秋合與漢人引經皆不合以萬民惟正之共乃下文戒嗣王語又去其之共二字則文義不完蓋由淺人據古文尚書之下文改君章憂字為正字以合之而不知君章乃釋經意非引經文也陳蕃傳諫幸廣城校獵疏曰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亦作槃作田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今文享作饗。史記曰文王

此以誠成王白虎通壽命篇曰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詩文王篇正義引鄭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陳喬樞說彼謂文王為諸侯受天子命也今攷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四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韓詩外傳是今文家說然則知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尚書說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

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

其母淫于酒毋功于遊田維正之共

毋兄曰今日耽樂。漢石經上關酒毋功于遊田維正之共。曰今日下關漢書谷永傳曰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說之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與石經合。石經維下共上所關必正之二字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毋兄古。文尙書作無皇也下文則皇自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注皇暇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注曰況滋益用敬德王蓋。據今文以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訓暇王亦當作況訓滋益詩。小雅常棣況也永歎况或作兄兄是古字况是今字大雅桑柔倉。兄填兮召曼職兄斯引毛傳皆云兄滋也韋昭國語注云况益也。毋兄曰者毋。益曰云云也。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

酒德哉

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又翼奉傳奉上疏曰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

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論衡譴告篇云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若紂。也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漢人所引無作毋受作紂皆據今文。尙書師古翼奉傳注云周書之篇曰周公曰烏虜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與今本尙書不同陳喬樞說師古每襲取。漢魏人音義舊文以爲已注此注引書有周公曰烏虜蓋舊注約。舉此節首尾之詞其受字作紂者所引據今文尙書也於戲作烏。虜者三家之本容有不同如漢書翟義傳王莽仿大誥文皆作烏。虜亦其明證也錫瑞謹案陳說是也酌今文尙書當作酒知者史。記漢書引微子篇沈酌于酒皆作沈涵于酒則此文亦當同酈炎。遺令書汝無逸于邱無涵于。酒是引此經作涵之明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

講張爲幻

無胥字講一作舟一作轉。張爲幻爾雅釋訓俯張誑也郭注云書曰無或俯張爲幻皆無胥。字段玉裁說按此句無胥字爲是上文三胥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講張爲幻亦無胥字蓋因僞孔傳有相。字而增之也陳喬樞說許兩引書皆據古文尙書也爾雅及郭注。

引書作俯張此今文尙書也郭蓋襲用樊李舊注之語攷尙書釋文云譚馬本作輶後漢書皇后紀董皇后詈何后曰汝今輶張怙汝兄揚雄國三老箴曰姦寇侏張李善云輶與侏古字通善即據馬本尙書讀侏爲輶字詩陳風曰誰侏子美鄭箋云誰侏張誰欺我所美之人乎是鄭以今文尙書俯張釋詩之誼然則知作俯作輶皆三家之異文馬本亦讀從今文輶字也錫瑞謹案大傳云舟張辟雍舟即俯之省字蓋伏生本作舟三家作俯或作輶也說文俯有壅蔽也是壅蔽爲俯之本義雍即壅字辟雍蓋以有壅蔽得名舟張辟雍者謂其有壅蔽而張大也凡有壅蔽則多欺誑故俯張引申爲誑爲與偽通漢書王莽傳引堯典作南偽史記索隱本作南爲是其證俯張爲幻蓋即俯張偽幻四字平列爲義與上訓告保惠教誨皆二字平列義同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

違怨否則厥口詛祝石經闕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下闕

聽作聖無之乃二字無先王之三字段玉裁說聽聖字古音同部聽作聖無之乃二字無先王之三字段玉裁說聽聖字古音同部

記小人以聽過釋文云聽本作聖風俗通義云聖者聲也聲亦有聽義故字得通錫瑞謹案段說否則皆不則之誤是也今文作不聖其義當爲不容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然則不聖即不容之義東觀漢記序曰密靜天下容於小大乃隳括經文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二句文義蓋能容則小大無怨不能容則至于小大民不則厥心違怨不則厥口詛祝也石經作不聖與五行傳不聖義同東觀漢記容于小大之容字即容作聖之容以經文前後合而觀之能容之效與不能容之弊乃正相反可以攷見兩漢今文家遺說其義最精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今文嗚呼作於戲中宗作大宗高宗作中宗祖甲作高宗○

段玉裁說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尙書必云自殷王大宗及中宗及高宗此無可疑者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含怒○今文皇自作兄曰○漢石經則兄曰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下闕王鳴盛說蔡以自作曰蓋自或

省作白故誤錫瑞謹案王說非也此與上文毋兄曰今日耽樂文
法正同章注國語云兄益也兄曰敬德即益曰敬德也後漢書楊
震傳震上疏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
不諱博采負薪極盡下情也楊氏傳歐陽尚書引經作自字與今
文不合還字亦不可通蓋
違字之誤疑皆後人所改

此厥不聽者不容也下云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正不容
義之

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
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

嗣王其監于茲○今文嗚呼作於戲監上無其字。漢石經關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

受業 熊羅宿 晏鼎升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一

善化皮錫瑞

君奭第二十一 周書十二

君奭史記燕世家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
疑之史記周本紀曰周公既幼周攝政當國踐祚召公
公乃說孫星衍說史公以召公不說在周公踐祚之時太子賢以
為在還政之後或今古文異說也編篇在多士之後疑非踐祚時
矣錫瑞謹案孫說非也列子楊朱篇曰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
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列子六國時人與史公說正同
是今文說遠有所本漢書孫寶傳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
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王莽傳羣臣奏言臣聞周公成王幼少
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
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
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棗謀乃亾隊命說曰
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
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又引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朝諸侯於明

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纘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是西漢今文家皆以周公作君夷在攝政當國時與史記合稽康集卷六管蔡論云周公居攝召公不說叔夜生三國時今文尚書猶存故得引其說也伏生傳尚書二十九篇次序先後不盡可攷今之書序出於馬鄭乃古文說史記所載書序與今本書序多異乃今文說史公載君夷篇於燕世家而周本紀魯世家不著其說然史公既以爲踐阼之時則其所據今文篇次必與馬鄭不同不得專據馬鄭書序編篇在多士之後以駁今文也太子賢生於古文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爲相故不說也其注顯與申屠背違豈足依據孫寶以明經爲郡吏亦非治古文者其所引經典當是今文博士說與申屠策羣臣奏不異王鳴盛乃引孫寶說謂與馬鄭合陳喬樞又引鄭注謂與孫寶傳所言畧同豈知西漢人自據今文以爲攝政之初馬鄭自據古文以爲反政之後卽不敢駁馬鄭聽其各自爲說可矣何必牽引西漢今文家說以強合於馬鄭鄭今古文糾紛莫辨哉史公云召公疑周公者周公踐阼本聖人之

權道觀金滕篇公告二公以弗避義則二公亦未盡知其心蓋以公處嫌疑之地欲其遠避召公不說之意當是如此公作君夷卽在此時蓋公既以弗避之義兼告二公又作此篇專告君夷大傳云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夷爲傅然則當時召公爲傅較太公之任更重故公專告召公也

周公若曰君夷白虎通不臣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以召公爲周公之兄穀梁莊三十年傳曰燕周之分

子也惠棟說分子猶別子禮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爲公子然則繼體者爲世子別於世子者爲別子則召公其文王長庶歟錫瑞謹案白虎通論衡皆今文家說蓋今文家有以召公爲文王子者而史記云召公夷與周同姓古今人表亦云周同姓不以爲文王子其說不同蓋亦三家之異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

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日時

我今文終作道詳作詳嗚呼作於戲。漢石經上闕道出于萃詳於戲君闕曰時我馮登府說詳古祥字易視履考祥鄭荀作

詳大壯不祥也鄭王本作不詳呂刑告爾祥刑後漢書作詳引祥
刑以詰四方竝同孟子申詳檀弓作申詳穀梁昭十一年盟于侵
羊作祲祥服注作詳荀子修身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
當為祥左成十六年傳德刑祥義禮信疏祥詳古字同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
陳喬樞說此追述召公曩時之語言君已謂輔成周

道是我之責我亦不敢弗任其責而不永念天威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江聲說偽孔以惟人在屬下讀漢書所引此下文我嗣事子孫云云不聯引惟人在

則漢人於在字讀絕也越當為日聲之誤也公謂已意竊計日我民無有愆尤違倍者惟人在故也亦言已不可去之意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

難諶乃其墜命
○今文後嗣作嗣事弗克恭作不克共遏佚作遏乃亾漢書王莽傳羣臣奏引經作我嗣事子孫亾不克共上下

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應葉諶乃亾隊命師古曰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亾失其命也孫星衍說案漢書釋後

嗣子孫為成王大弗克恭上下為共事天地白虎通以大誓上天下地為上下是也釋遏佚前人光為修文武之烈前人謂文武佚同失釋在家為不居攝言退老也以天應葉諶為天難諶者釋諶云諶信也詩大明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傳云忱信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是天命不易為不可改易師古注不易為難非也錫言在家不知天命有不易之道委之以天難信乃其隊失天命也錫瑞謹案王莽傳又云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上下謂天地是共上下即共天地之證

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于我冲子
陳喬樞說言予小子非敢曰能有改正亦維道揚前幼少之時若在復辟之後則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為冲子哉尙書篇次或亦不無錯出故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事本在前而編於後未可以君爽編次在雜誥多士後而遂以爲作於致政之後也錫瑞謹案陳云篇次錯出是也而以成王政將蒲姑為在攝政踐奄之姑瑞篇次正在無佚之後多方之說不知史記用今文書序殘奄遷薄姑篇次正在無佚之後多方之說不知史記用今致政後竝無錯誤不與君爽篇之錯誤相同未可以古文說汨今文義也陳氏於此等處猶半明半昧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道今文

與上迪維義同因傳訓迪為道遂誤作道耳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孔彪

伊尹之休格于皇天論衡感類篇曰伊尹相湯伐夏為民興利除

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伊尹相湯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

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亦皆作格是兩漢今文家亦假格並用非

魏公曰伊尹格于皇天亦皆作格是兩漢今文家亦假格並用非

皆傳寫之譌孔彪碑今尚存乃實據者段玉裁云今文尚書

無作格者亦未盡然○今文一作假于皇天○史記曰周公乃稱

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假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漢書王莽傳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史記無此句或今文尚書本無之或史公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今文格作假○史記曰

扈假于上帝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

扈假于上帝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

扈假于上帝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

扈假于上帝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

扈假于上帝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

扈假于上帝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

扈假于上帝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

扈假于上帝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

扈假于上帝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

陟讓作原命陳喬樞說鄭君注尚書於上文假于皇天釋云皇天北極大帝也於此假于上帝釋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案爾疋云北極謂之北辰鄭君月令注云皇天北極中其所統也案爾於園丘也上帝太微之帝正義云上帝太微之帝者春秋緯文太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招拒黑曰汁光紀郊天各祭所感生神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太微中其統者是即太微所統之五帝也秋冬仿此然則此云太微中其統者是即太微所統之五帝也何休公羊宣三年傳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何於上帝亦指感生帝言之與鄭君合皆用今文家尚書也說

巫咸父王家史記曰巫咸治王家父作治故訓字封禪書曰伊陟

張衡傳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今文一作巫咸古神巫也後漢書

篇曰于民臣亦得已甲乙生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

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蓋作巫咸而不知今文之

日名子之證乎案王說甚有理而史記諸書皆作威者蓋三家之文不同古今人表亦作巫咸與白虎通之說不合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史記曰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本紀曰帝祖乙立殷復興

巫賢任職古今人表有甘般又有傳說或疑甘般即傳說於古無

率惟茲有陳保父有般今文惟作維。史記曰率維茲有陳保

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般也錫瑞謹案今文又作艾

此九字後人增竄非史公本文也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今文純作醇。錫瑞謹案

醇佑萬國以康今文尚書當於佑字絕句下漢樊毅修西嶽廟碑云天惟

文以命則商實為句則訓法商非殷商之商

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今文

奔轅。詩繇正義引大傳奔轅字作轅則今文尙書當爲轅

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文作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段玉裁說此蓋今文尙書之文事使二字篆體相似而李善注引尙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作故事下有于無作罔傳文無迪道也孚信也似今本與李善所據不同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

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

大命于厥躬奭曰昔在段往職云吟在昔則禮記禮衣篇君

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尙書衛賈馬

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尙書是也此周古文作割田古文作申觀古文作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尙書爲寧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尙書也禮記及古文尙書並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於義理段玉裁說今博士讀者謂歐陽夏侯尙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習也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尙書而今博士讀者漢時謂伏生本爲尙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尙書無今文尙書名目也錫瑞謹案鄭從古文故以古文爲近然割申勸三字之義殊不可通鄭君讀割爲蓋而尙書二十九篇無用蓋字爲語辭者則鄭說亦未可據當從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厥亂二字與上文厥亂明我新造邦義同王引之云率詞也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亂者率之借字也厥亂勸寧王德者厥率勸寧王德也

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亦作大顛大傳曰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羗里獻寶以免文王又曰文王以閔天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又曰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羗里之害錫瑞謹案此經言四人有大顛無太公大傳言四鄰四友則有太公望無大顛疑今文

家說以為大顛即不是太公望太公之功在闕散南宮之上不應周
公舉文王四友獨不及太公伏生所言當得其實漢書古今人表
有大顛又補遺曰表於四友後又列師尚父此誤也大顛與師尚
漢刊誤乎書大傳曰散宜生南宮適闕天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
豈異人乎故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伯
君爽舉號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公教文王以大德周公
謙不舉號叔以下五人而不及太公者太公教文王以大德周公
說蓋非無據案詩毛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其
喻德宣譽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正義曰直總言臣有四行而
已不指其臣云某為疏附若闕天有禦侮故君爽云惟文王尚克修和
宮括注云詩傳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而曰文王有四臣
以受命此謂引說有疏附若闕天有禦侮故君爽云惟文王尚克修和
不呂望代師也教文王以五臣明非一臣而曰文王有四臣
詩人當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引書
傳說宜南宮括闕天子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美
里獻寶以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
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

至於言則非樂侮與文王有四臣以虎口丘亦有四友以樂侮
如此言則非樂侮與文王有四臣以虎口丘亦有四友以樂侮
孔子以己弟子為一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為一
縱彼四人各乃為一行此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與伏生義多合楚
注所云詩傳忽奔走以先後今王逸注曰奔走今文與四輔之職也
辭離騷經忽奔走以先後今王逸注曰奔走今文與四輔之職也
曰子聿有三家此詩有先後今王逸注曰奔走今文與四輔之職也
所引詩亦三家此詩有先後今王逸注曰奔走今文與四輔之職也
有四臣以受命此詩有先後今王逸注曰奔走今文與四輔之職也
謂周公謙不自比殊屬強詞周公之理鄭君用古人之說不從今文
遠不知太公即太公望也四臣即此經之四人何故謂非四人公
有以行據太公說四行實當分屬四臣但經之四人何故謂非四人公
所以亦稱太公望者史記齊世家曰公望七年矣今望尚書中候雜
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今望尚書中候雜
謀曰呂尚釣其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今望尚書中候雜
立變名曰呂尚釣其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今望尚書中候雜
昌來提撰爾雜鈐報在齊注曰向名也變名為望據此是太公本
名尚後更名爾雜鈐報在齊注曰向名也變名為望據此是太公本
尚與上通疑太公又字牙君爽所稱乃其本字之言乃更人名望
或並改字故太公又字牙君爽所稱乃其本字之言乃更人名望

公大顛為二人惟今
文家尙知其義耳

又曰無能往來

風俗通十反篇杜密曰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
也又曰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罪人
俗儒也○今文一作不能往來○漢書朱雲傳雲疏言丞相韋玄
成容身保位不能往來注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却孫星衍說前却
謂進退也是無能往來為無能進賢退不肖錫瑞謹案據朱雲應
劭之說可以攷兩漢人解無能往來之義又曰
之又當讀為猶謂此五臣猶自謂無能往來也

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

○今文純作醇
○今文作醇佑見前

引樊
毅碑

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

○今文冒作勛○崔
瑗侍中箴曰昔在周
文創德西鄰勛聞上帝賴茲四臣錫瑞謹案大傳云四友云四鄰
亦云四臣詩絲正義引大傳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是也子玉蓋
用大傳四臣之說冒作勛與馬本同下屬為句與論衡引康誥冒
聞于上帝義合疑古勛冒本是一字子玉用今文作勛其義仍同

冒聞于上帝之冒乃上進之義不當如馬訓勉也段玉裁說勛今
音許玉切古音勛與冒皆音懋江聲說此經讀當以乃維時昭為
句文王迪見為句冒聞于上帝為句冒者自下達上之言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祿

鄭注云至武王時號
叔等有死者餘四人

也錫瑞謹案古者稱死為不祿為無祿則生者為有祿云四人尙
迪有祿則有一人無祿先死可知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克紂其明
日除道修社散宜生大顛闕天皆執劍以衛武王命南宮适散鹿
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闕天封比干之墓五人中
獨不見號叔是
號叔先死之證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逸周書世俘解及漢書律歷志引
武成篇竝云咸劉商王紂揚子方
言曰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王引之說咸者
滅絕之名說文曰俄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近咸劉皆滅也
猶言遏劉
虔劉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

○今文冒作冒
○說文目部曰冒低目視
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冒陳喬樞說

案此謂字之訓疑據今文尙書說也偽孔本作冒是據王肅本肅所注亦即馬鄭古文本釋文於冒字不言馬鄭文異偽孔傳訓冒為布冒天下正義亦不言馬鄭誼異則冒字出今文尙書可知矣錫瑞謹案據說文引經則昭字當上屬為句與上文乃維時昭義同皆不連文王武王為義

不單稱德今在子小子且若游大川子往暨汝爽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錫瑞謹案今文家以為周公踐阼時作則小子當是周公自稱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小子周公攝天子位在武王新喪時故得自稱曰小子召公疑周公攝王位恐有兄弟及之事故公言已攝非正在位亦與未在此同所以釋召公之疑也小子同未在此位遂失其義解曲禮者誤以此篇為反政後作而周公自稱子小子當屬成王不知一簡之中不應兩小子前後異義且成王在位而謂其同於未在此位似有鞅鞅非少主臣之意非所以為周公此由馬鄭古文家不知周公作書

誕無我責收罔勛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三國管寧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考德不降則鳴鳥弗聞裴松之注尙書君爽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

其有能格鄭元曰考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與我竝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陳喬樞說據裴引尙書經文及鄭注知古文尙書作鳴鳥不聞此傳載明帝詔作弗聞蓋用今文尙書也上文假於皇天鄭注云假謂至於天也此文當亦同作假而裴引經及鄭注乃皆作格字者疑是後人依梅賾本改之也周公作君爽以鳳至期召公其後果致此祥尙書中候摘雜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鸞鳳見然則鳳鳥之至卷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也錫瑞謹案古文尙書多作弗今文尙書多作不陳云明帝詔作弗聞用今文尙書恐非是今文尙書假格竝用說見上陳云後人依梅本改格亦未必然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

裕乃道也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失

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

偶王在亶秉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江聲說惟文王德丕承作一句讀偽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

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二人即二伯說見後墨子非命中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

人而無造言不自天降之哉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

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丕忘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三國魏志裴注引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

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書正義引鄭注曰召公是時意

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孫星衍說往者謂述職治自陝以西也白虎通巡守篇曰傳云周公入為三公出

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棠

之下也偽傳以此經二人為文王武王之失之鄭注以海隅為四海之隅不據陝東言之亦未為得也錫瑞謹案孫說以海隅二句為

使東海率職是周公之任與史公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義合史公云周公為三公大傳云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為傅周公身

居位聽天下為政是召公為太傅亦是三公周公則以東伯攝王位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一

受業

熊羅宿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二

善化皮錫瑞

多方第二十二 周書十三

多方 史記周本紀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
 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孫星衍說此篇書序列在
 無逸君奭之後前尚有成王征將薄姑二佚篇史記周本紀召
 洛誥多士無佚及此多方俱在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
 之後與伐誅管蔡非一時事大傳則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
 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攝政一年樂七年致
 政于成王則此是攝政三年事當在召誥洛誥諸篇之前故書序
 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
 於此未聞案古今文說書本不同史公問故孔安國又與書序編
 篇之次相合未可非也大傳云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此時不
 言誅奄君蒙恬傳則云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此賊臣流言在成
 王能治國之後是反政後譜周公與管蔡流言俱非一時事蓋即
 奄君疑即此時踐奄也蒙恬所記或不必出自伏生耳錫瑞謹案史
 全書而大傳則夏侯歐陽所記或不必出自伏生耳錫瑞謹案史

公所載書序與馬鄭書序多異蓋今文說而此文以成王踐奄在
七年反政後則與馬鄭書序同是今古文並無異說若大傳云周
公攝政三年踐奄疑此篇當在召誥洛誥之前盡易今古文之次序而
周公踐奄遂疑此篇當在召誥洛誥之前盡易今古文之次序而
魯世大傳所載與恬說合蓋即本之於戰國時處士橫議所言多
誣恬非經師說與恬說合蓋即本之於戰國時處士橫議所言多
避居之說其說絕不見於西漢以前蓋亦比附蒙恬之說為之因
疑其言周公反政而復避讒為不近事情乃移其會之文更不
足信陳喬樞誤以今文說斷之兩說皆不足憑孫氏傳會之文更不
引江聲說成王政將蒲姑多方等篇皆當在康誥前引大傳之文不
取無與多士相連在前故鄭疑其編篇於此也錫瑞案史公之說應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孫星衍說此五月史公以為在
三年不能推其甲子也王來自奄據多士云昔朕來自奄此篇應
與多士相連在前故鄭疑其編篇於此也錫瑞案史公之說應
也淮夷之所云並非此時之事鄭君誤合兩事為一故其注云奄國
在淮夷之所云並非此時之事鄭君誤合兩事為一故其注云奄國

而來歸不知周公踐奄王不親行多士周公曰昔朕來自奄明是
周公追述三年踐奄之事此篇史臣序其事云王來自奄明是
王踐奄之事鄭君偶不照耳江王孫陳皆沿鄭誤故其解此經多
不可通又案趙岐注孟子曰奄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
還歸二年復伐前多方曰王來自奄攻趙氏引此文乃以為奄大
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攻趙氏引此文乃以為奄大
之證非以一王來自奄為彼時之事也蓋奄凡三見伐武王誅紂伐
奄是其其一周公克殷踐奄是其一事也蓋奄凡三見伐武王誅紂伐
又是其一周公攝政時事臺卿通今文學何至謬解如此耶故知引
事並非周公攝政時事臺卿通今文學何至謬解如此耶故知引
經為奄大國證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
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王鳴盛說王肅曰周公
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肅以多方在歸
政後則偽傳謂再叛再征與王肅合偽傳疑即肅撰或皇甫謐依
仿肅注為之然再叛之事無據惟此周公曰王若曰之文稍似足
據蓋大誥王若曰鄭謂王即周公王肅謂周公稱成王命今此以

古文尚書文卷之三
七

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孫星衍說王肅雖亂經之人此說多方在周公反政後實本於史記未為無據錫瑞謹案多方在反政後奄實有再叛事說已見上王肅雖善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則肅亦嘗習今文者洪亮吉傳經表以肅為伏生十七傳弟子故肅偽撰孔傳其書名為古文實參合今古文為之蓋肅意在攻鄭故陰用今文說以駁鄭之古文說如謂義和即仲叔四子虞時日月星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祖甲為湯孫太甲奄再叛再征多方在歸政後其說皆與今文家合遠勝馬鄭古文學者當分別觀之據馬鄭以駁偽孔可也據馬鄭以駁伏生史公不可也近儒偏執鄭義以駁孔傳不知以古義為折衷殊為失之偽古文孔傳實王肅撰丁晏尙書餘論攷之最詳西莊云皇甫謐依仿肅注為之說猶未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

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釋文曰迪馬本作攸云攸所也與偽孔本作迪不合未審今文異同陳喬樞以為今

文作攸其說無據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說文

引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墜許君引古文未審今文同否不敢據為今文

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史記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江聲說義民猶民儀謂賢者大誥民獻大傳作民儀是也

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

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史記龜策列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漢書古今人表曰桀干莘與之為惡則行師

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人表干莘推侈在第八格墨子當染篇云夏桀染於干莘推侈明鬼篇云推侈大戲主別虎兕指畫殺人韓

非子說疑篇云桀有侯侈亾國之臣也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高誘注云羊辛岐踵戎桀之邪臣慎大篇云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簡選篇云殷湯遂禽移大犧說苑云桀用干莘案諸書所云卽夏多士虐民之事列女夏桀未喜傳曰桀既棄禮義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亦其事也干莘羊辛當是一人推哆侯侈推哆大戲移大犧亦當是一人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為號非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班固典引曰肇命民主五德初起蔡邕注曰民主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以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于木終于水則復始也案此今文尚書與古文同孫星衍云經既云簡又云代疑後人增代字非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帝乙卽祖乙湯六世孫說見酒誥

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

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

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

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中論法象篇曰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

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

書曰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王鳴盛說洪範貌之不恭厥

咎狂則進於聖故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言桀為

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微子言紂沈酗于酒亂敗

厥德酒誥言紂燕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亾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詩皇矣上帝者之箋云天須假此二國養

之至老正義引鄭尚書注云夏之言暇天覲紂能改故待暇其終

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多方及此

箋以為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以為文王須暇之者

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為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

周頌武篇者定爾功箋云武王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
誅紂須暇五年正義引鄭尚書注云天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
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
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為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
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思文正義引大
誓鄭注云禮說曰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孫星衍說此
云五年當從文王七年數至武王十一年伐紂也鄭注云夏之言
假鄭用大傳義是鄭本作夏也自八年數至十三年是匝五年鄭
用十三年伐紂之說與史記十一年異也錫瑞謹案史記以為文
王受命七年其後五年武王伐紂為十三年今古文說不同而先
九年其後五年武王伐紂為十三年今古文說不同而先後五年
之數則一鄭既用今文受命七年之說又用古文十三年伐紂之
說則首尾凡七年與須暇五年之數不合矣緯書多同今文禮說
與我應所云五年當同史記今文之義鄭君兼用今古兩說與史
記不同陳喬樞引之
而不為別白非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
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詩譜序正義引鄭注曰顧由視
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

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
眾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

爾四國民命偽孔傳以四國為管蔡商奄案白虎通諫諍篇云父
為子隱子為父隱兄弟相為隱與父子同義故周公

誅四國常以祿甫為主也據此則今文尚書亦以管蔡商奄為四
國詩破斧四國是皇毛傳以為管蔡商奄是今古文無異義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

作害○匡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段
玉裁說按今本害作曷此衛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當由舊

作害王莽依大誥多作害
是今文尚書亦皆作害也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說文引周書曰畋
余田與詩齊風正

義引多方田爾田不同陳喬樞說一本有作田者此當是馬鄭古
文本說文引周書作畋蓋據今文尚書矣錫瑞案光武封禪刻石

文曰黎庶得居爾田安
爾宅蓋用此經之義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

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大傳曰戰

者憚警之也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今文再

字三下無乃字○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傅

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

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段

玉裁說按此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尙書本然錫瑞案論衡謹告

篇曰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與漢書合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

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江聲說武王命三叔監殷殷

祀者本其未叛時言也孫星衍說監謂三監五祀五年也錫瑞謹

案江孫二說皆非也據史記今文說多方在周公歸政後與馬鄭

古文書序同是今古文皆無異說此時三監已滅不應追述前事

且從三監監殷數起又不止五祀是五祀不當從監殷數起而監

亦非三監之監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

奄四年建侯衛建侯衛即封康叔之事監當讀如王啟監之監指

康叔中旄父言之臣我監五祀當從建侯衛之年數起多方之作

蓋在歸政一二年後距四年建侯衛適得五祀商奄之屬既叛而

服服而再叛經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當從

既叛而服數之不當追數未叛以前之事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今文作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大傳

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

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孫星衍說大傳惟作維伯作賦正作政

者今文也胥者周禮天官序官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

云此民給繇役者是給繇役者有胥名賦者周禮大司馬云凡令

賦以地與民制之土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

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

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

爾惟克勤乃事爾尙不忌于凶德

說文言部蕃忌也引周書曰上不蕃于凶德未知今文同否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

陳喬樞說大傳周公

攝政五年營成周此誥多方在攝政三年而云自時雒邑者蓋成周之營本為安集所遷之殷民多方作於克殷踐奄以後此時將遷殷民於雒故先誥之召誥云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是殷民早已先集雒邑知遷殷在封衛之前而非在營雒之後也錫瑞謹案陳說非也大傳云五年營成周如此篇作於攝政三年成周未營何故先有雒邑經云自時雒邑明是已營成周之後史記與書序皆以多方列成王親政後無誥多方在攝政三年之說偽孔傳以為奄再叛再征按之史記書序塙不可易當是王肅襲用今文家言近人必欲執鄭誤解移易經文篇次而以奄再叛再征為不可信故其解多士多方二篇皆不可通陳氏治今文必以鄭君古文說汨之可謂大惑不解

尙承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

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

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

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漢石經我則致天之下闕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二

受業 熊羅宿校 袁宗濂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三

善化皮錫瑞

立政第二十三 周書十四

立政 史記魯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孫星衍說便猶辨也百姓百官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史記周本紀曰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

面就羣臣之位魯世家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是說此經拜手稽首之義

用咸戒于王曰 與羣臣同進戒於王

王左右常伯常任 王鳴盛說據揚雄侍中箴光常伯應劭漢官儀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以常伯為漢侍中又據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實為政首箴中備引籍孺閎孺鄧通石顯弘恭董賢為戒則並常任亦

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漢官儀曰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平帝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古有勇士孟賁改奔為賁錫瑞謹案據此則古當作虎奔今經典皆作賁者乃東漢以後人所改又案風俗通十反篇曰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是漢人以此為周公將沒之言而準不作辟綴不作賁者應仲遠兼通今古文或自用古文尚書字或後人以古文改之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今文嗚呼作於戲○石經於下文

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休美也此五官美哉錫瑞謹案蔡邕太尉楊公碑曰庶尹知恤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帝以機密齋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乃用知恤鮮哉之義近人訓鮮為斯雖可通而非古義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顛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

行錫瑞謹案論衡語增篇以多士上帝引逸為虞舜是今文家有所云九德尊當讀為遵言有夏顛俊乃遵虞帝故事迪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也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

后矣○今文宅作度準作辟○石經於下文維厥度心作度

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今文謀上有亂字

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宅○今文謀上有亂字訓德此云亂謀面用不訓德不之誼為大既言亂謀則不得言向用大順之德自當如下文所云不訓德乃始允當也訓順廣雅文周頌烈文四方其訓之箋云天下諸侯順其所為是訓為順也義讀如儀此言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居其所為是訓為亂義宅之官無以儀型於民矣錫瑞謹案江說是也而以亂為惑亂義為儀型則猶未當亂語詞與率通梓材厥亂為民論衡作厥率化民是其證亂謀面用不訓德謂率謀向用不順德也論衡謂不賢之人蓋謂向用不賢之人此乃三度無賢者矣立政一篇篇首謂經意蓋謂向用不賢之人此乃三度無賢者矣立政一篇篇首矣文法與他篇迥異而與此上文云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以法夏者夏與周同尚文見於春秋繁露白虎通諸書可據般人尚質或無此詞故公舉夏臣告君之詞不及殷也於夏舉其告君

之詞於殷舉其用人之政亦詳畧互見之法此經自曰度乃事以下皆引夏臣告君之詞夏臣蓋謂能度乃任事者度乃牧民者度乃執法者此維君之道矣若率謀向用不賢之人則乃度人此乃所度之任事者牧民者執法者皆無賢者矣蓋反復言之以盡意周公舉之為後法也今文說雖不傳經義似當如此解者不知此三句有夏臣告君之詞故多不可通江說近之而其義有未盡者茲存鄙說以俟考焉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

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今文宅作度俊作會石經俊作會則此三有俊克即俊今文尚書當作三有會克即會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今文宅作度俊作會○說見上文白虎通京師篇曰尚書曰在商邑謂殷也

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今文嗚呼作於戲

受作紂○漢石經上闕于厥邑其在下闕錫瑞謹案今文尚書受作紂收誓毋佚諸篇可證陳喬樞本作受非也紂德言紂之德與上桀德義同馬注受所為德也馬從古文作受亦不連受德二字為義說文引作在受德恣乃古文若今文不作受亦不必作恣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

罰之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

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今文宅作度俊作會○漢石經上闕有會心以敬事下闕俊

字作會與說文引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不同是古文作俊今文作會陳喬樞說度讀如圖度之度度猶制也左傳所謂心能制義曰度是也會讀如計會之會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治能者為最是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今文準作辟賁作奔綴作贅○趙岐注孟子曰虎賁武士為小臣者也書云

虎賁贅衣趣馬小尹綴作贅與揚雄班固崔瑗所引今文合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

士司徒司馬司空

孫星衍說司徒司馬司空則周禮六卿之三也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士司

寇鄭注以為殷制然則殷紂時天子五官文武時為諸侯降於天子故三官錫瑞謹案今尚書說天子三公曰司馬司徒司空公則古天子亦止有三公無六卿詳見甘誓

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彭濮人纘字從系此亦當同書正義引鄭注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今文與鄭義同異無可攷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今文惟作維厥上無克字宅作度俊作會○漢石經上闕維厥度心乃下闕錫瑞謹案據此則篇中宅字皆當作度石經於上文三有俊心作有會心此文俊字亦當作會會者會合之義今文作克會有德較古文作克俊有德於義為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

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

從容德以竝受此不丕基嗚呼

○今文惟作維此作茲基作其嗚呼作於戲○漢石經上闕受茲不

平其於戲下闕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也此作茲基作其嗚呼於戲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尚書大誥亦作丕不其與立政同其者語詞讀如姬故莽以語詞訓之今文尚書說也錫瑞謹案段說非也莽作大誥云始而大大矣明是以始訓基石經此文作其即基字消文竝非語詞江聲云今文基為其其基之消是也

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

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

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今文準作辟勿作物惟作維○論衡明雩篇曰周公為成王陳立

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救成王自

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宜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

間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鄴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王鳴盛說據此則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

今文尚書文證卷三十三

五

鄭讀妄為望言无所望劉逵吳都賦注引易无矣日災氣有九陽
 阨五陰阨四合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
 充據此以說此經為災物間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
 訓當從之段玉裁說詳仲任意於末字句絕未無也謂無非也不
 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侯康說按周禮司常
 雜帛為物而說文勿部首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
 幅半異所以趣民是勿即物又勿無也而物故之物高堂隆答魏
 朝訪亦訓為無劉熙釋名劉昭續漢志注同蓋二字非獨音近義
 亦本通矣但仲任釋此經與古文絕殊蓋以物為災物考僖公四
 年左傳必書雲物注雲物氣色災變也又史記留侯世家然言有
 物漢書東平王宇傳或明鬼神信
 物怪仲任以物為災怪義同於此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今文嗚呼作於戲已作以受作前微
 下闕孫星衍說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沒而微言絕文選注引論語
 崇爵識日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微與熒聲義相近熒
 言亦美言也錫瑞謹案漢丹楊太守郭文碑云微言絕矣漢人常
 用微言字當訓精微之微師古注漢書云精微要妙之言是也與
 微言訓美言不同義

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後漢書陳寵傳寵上

疏曰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惟正是父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今文惟作維準作辟宅作度由作猶○王應麟

繹之段玉裁說宅作度由作猶今文尙書也

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案般庚相時儉民石經儉作散

塙據姑具其說俟攷釋文云儉本又作思思與散音近

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今文訓下無于字在作哉○漢石經

說作哉則當句絕下厥世不成文義未詳侯康說按厥世以下石經闕或與古文不同無嫌哉字句絕然考經典中哉多通載詩文王陳錫哉周昭十年左傳作陳錫載周孟子朕載自毫偽古文伊訓作朕哉自毫禮記中庸注裁讀如文王初載之載釋文載之載

竝音災本或作哉然則破哉為載可仍於厥世句絕矣又考州輔碑我貴不濡我貴即在貴也與哉字形尤近疑因此致訛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今文惟作維○說文引

周書曰用勸相我邦家蓋古文作邦今文作國僞孔用今文本也說文又引周書勿以儉人蓋亦古文○一作用勸相我國家○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以勸相我國家勸字說文云勉力也勸亦訓勉曹丕引書勸作勸當是三家尚書異文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

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今文惟作維方作宥○錫瑞謹案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宥行天下師古曰宥行謂四出而行之是今文尚書作宥之明證張衡東巡誥曰宥行海表正合用此經上下二句文晉書地理志曰昔黃帝宥行天下亦本漢志之文皆與今文相合此江孫段陳所未及引者江云方當為宥但未引見他書無所依據故不敢於經文直改作宥猶考之未詳耳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耿光○今文觀作勤

耿作鮮烈作訓○漢石經上闕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下闕陳喬樞說尚書大傳雜誥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此二語疑即引用立政篇耿光作鮮光與蔡邕書石經合觀作勤烈作訓疑是今文尚書本如是也鮮之訓為明此言鮮光猶雜誥之言明光也詩出車旂旐央央毛傳云央央鮮明也大明檀車煌煌鄭箋云兵車鮮明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與馬號為鮮明是鮮本有明誼又飽葉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白亦與明義近侯康說觀作勤者周禮大宗伯注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は觀有勤義也蔡中郎筆賦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國之肆觀傳六經而綴百代兮建皇極而敘彝倫是觀有勤音也耿作鮮者耿字訓明見廣雅釋詁鮮亦訓明見周易說卦傳為蕃鮮疏是耿鮮義同也錫瑞謹案今文作勤當與下句揚字同義爾雅勤與庸皆訓勞是勤與庸義近庸從庚有賡續之義凡勤勞者必賡續用力而不絕也勤與庸同訓當亦有賡續之義爾雅云賡揚續也是揚字訓續此經勤字亦當訓續上言勤下言揚皆謂賡續前人之功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今文嗚呼作於戲惟作維○案風俗通以此篇為

周公將沒之言故於繼自今後王反復申之以垂戒也史記魯世家於作立政後即云周公在豐病將沒則立政為公臨沒之言應

仲遠說
可信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

列用中罰

左氏成公十一年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
溫為司寇又隱公十一年杜預注云蘇忿生周武王司
寇蘇公也後漢書云律謝皋蘇注
以蘇為忿生是蘇公長於刑法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三

受業
熊羅宿校
文永譽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四

善化皮錫瑞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十五

顧命 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
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
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
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集解鄭元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
將去之意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今文作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漢書律
麻志引劉歆三統麻曰成王元年正月己
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
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
沫水作顧命孫星衍說成王在位年數史記無文劉歆說以哉生
霸為十五日亦不可信錫瑞謹案白虎通日月篇曰三日成魄是
以月明生為生霸則明盡為死霸晦日為哉生霸禮記說文緯書推
二日為死霸死盡則復生故三日為哉生霸禮記說文緯書推

度災援神契之說皆同詳見康誥篇首是今古文家無異說惟劉
歆以爲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則與古義大異與經義亦不相符經
云維四月哉生霸甲子有疾不豫甲子乃洮沫水則甲子與哉生
霸之日必非一日若甲子即是我生霸之日則於甲子得疾即於
是日作顧命無此急遽之事若謂成王以暴疾猝崩又何必云病日
臻既彌留乎然則劉歆所引經雖爲今文尙書而其自爲之說殆
不可據以爲成王三十年亦與鄭注云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
爲年端之說不合鄭注康王之誥云周公居攝六年喪畢年十三
據此積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歲三年感風雷迎公歸踐
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三年禮作樂七年致政明
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年崩攝攝成王十九也鄭所推
居東三年故謂武王崩成王十四歲周公攝攝成王十九也鄭所推
雖不可攷然據大傳云居攝四年建侯衛成王十九也鄭所推
武王崩周公居攝時年當十四五與鄭說不相遠其後或當如鄭
所推通鑑外紀引王肅注亦云成王二十八年崩說與鄭同疑今
文說本如是也若劉歆以爲成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九年觀兵
年伐紂始終皆差二年故以成王即位爲三十九年亦較鄭注二十

八年差二年則劉說爲古文異說與今文不同也皇甫謐帝王世
紀曰八年王始躬親王事七年王崩年十六矣太子釗代立以成
冕服見諸侯作誥哉乃世紀又曰康王元年釋喪冕作誥申諸侯
何其自相矛盾

甲子王乃洮頽水。○今文頽作沫。○漢志引作沫。說文水部云沫

裁說說文小篆作沫。古文頽作沫。漢志引作沫。說文水部云沫

也。今說說文作頽。乃是誤字。尙書音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所引皆

不誤。案據此則古

文作頽。今文作沫。

相被冕服憑玉几。○今文憑作馮。○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

馮玉几。孫星衍說先鄭以相爲太保等也。此或今文說與後鄭異

案書正義引鄭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散孫氏以爲先鄭

說異。或今文說也。又案說文几部云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

玉几。讀若馮。蓋古文作凭。先鄭用今文尙書作馮。淮南王安上書

曰負黼展馮玉几。亦用今文作馮。字中論法象篇云顛沛而不可

亂者則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

亂者則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

亂者則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

亂者則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

亂者則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

合今古文說傳會為一其注大傳實與大傳之義不符孫氏引之不加別白非也

師氏虎臣。大夫也。又有龍師古曰周武賁氏也。尚書作武臣。段

玉裁說唐人諱虎為武師伯龍臣此今文尚書也。而班氏以師氏

龍臣為人名偽孔則以師氏虎臣為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

誤矣。龍注龍。

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曰是日疾遂

以危亟兮胡公夫人靈。表曰疾大漸兮速流。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不豫蔡邕濟北相崔君夫人誄曰寢疾彌留

孔彪碑云而疾彌流。是今文一作彌流也。

恐不獲誓言嗣茲子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錫瑞謹案

傳曰明王踐阼則日儼其精重光以見吉祥漢書兒寬傳寬奉觴

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李奇注云太平之世日衰重光謂日

有重日也。孝經說曰德及于天斗極明日月春光春秋元命包曰文

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桓譚新論曰二年甲子日月若連璧五

星若連珠。昧爽武王至于商郊。野荀悅漢紀後序曰至于有周

對日重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

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日重光。天子之德光。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

云重爾釋文引馬注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

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此諸說則今文家以重

光為日或兼月與星言謂文武時有此重光。而後漢見寬傳今文故

同五為行傳。義馬治古文亦用今文。義不異也。而後漢見寬傳今文故

二年詔曰豈非祖宗迪哲。重光。倫輯睦日月重光。陳留索昏庫上里

祖之重光。蔡邕胡公碑曰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陳留索昏庫上里

社碑曰愛我虞宗。乃世重光。張表碑曰奕世重光。魏受禪碑宣重

後碑曰領二郡。曜重光。鍾會檄蜀文曰奕世重光。魏受禪碑宣重

光以照下。郡。子禮。魏受命述曰聖嗣承統。爰宣重光。諸說則以

重光為重熙。累洽。即大傳云光華復旦之意。若孟堅以漢之二祖

比文。武子禮。以曹操比文。王曹丕比武。王其義。尤明是今文家亦

不盡以重光為文。武時有壘壁連珠之瑞。蓋三家今文不同也。又

案李善注文選。陸士衡宴元圃詩。作昔先君注。鍾士季檄蜀文。作

昔我君今本。作昔君文。義未敢疑。脫一。字。然李善注亦參差不一。未敢意增。

莫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大命在下闕段玉裁說古文達字今文皆作通如禹貢達于河達于涉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韓詩是用不就毛詩作不集是也皆雙聲字

在後之侗

馬本今文作在後之詞。偽孔本在後之侗釋文云侗段玉裁說侗作詞與馬本合後作古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詞誤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本無夏字玉海蘇文志考引在夏后之詞此用徐鼎臣誤本也黃公紹韻會引在江聲王鳴盛孫星衍曲為之說皆不可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文不。費鳳碑曰不悟奄忽又曰終則不悟是今文尙書作不悟以例推之弗興亦當作不興也

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

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八年傳云冒于貨賄注冒亦貪也貢者廣雅釋言云獻也幾與機通淮南主術訓云治亂之機高誘注云機理也言汝眾國無以釗為貪而進奉以非法之財賄史記云務在節儉毋多欲此篇惟冒貢非幾為多欲之義釋文冒一音墨是古說亦有以爲貪墨之義者知史公即解此文蓋孔安國古文說也錫瑞謹案孫說是也而以為孔安國古文說則未必然然史記引經皆今文說班孟堅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則餘篇非古文說可知孫以為史記皆從古文殊失考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非幾茲即下闕段玉裁說既作即此今文尙書也案立政篇綴衣揚雄班固崔瑗趙岐引皆作贅則依今文此綴衣亦當作贅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

顧命曰翼日乙丑成王崩白虎通崩薨云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崩壞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曰崩崩之為言隕也釋名釋喪制曰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崩聲也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云安民立政曰

成段玉裁說馬蓋謂成爲死諡非生稱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初崩未有諡春秋之例曰薨至葬而後曰葬我君某公案段說是也酒誥成王三家說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諡其義最塢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今文仲作中毛作髦。古今人表第三等有中桓南宮髦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今文賁作奔

逆作迎。虎賁當作奔見立政白虎通爵篇曰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錫瑞謹案今文逆爲迎上云元子釗元子太子也又云爾無以釗不云子釗此云迎子釗則子非康王名時成王新崩故稱子與春秋未殯稱子某之義同孫星衍說南門者廟門史記所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是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
○今文翼作翌宅作度。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文作翌段玉裁說傳訓翌爲明疏引釋言翌

明也則其字必本作翌明室即明堂也明堂即路寢也班固典引曰正位度宗李賢注云尙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孫星衍說此本蔡邕典引注李賢襲之今文宅爲度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展綴衣
○今文展

作衣綴作贅。漢石經上闕黼衣下闕馮登府說案展通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釋文本作展依亦作衣學記不學博依注或爲衣衣即依省也李富孫說說文衣依也釋名訓同依與展通故石經從省作衣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

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

玄紛純漆仍几
○今文嚮作鄉敷作布篋作奠。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儻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說文苜部云苜火不明也从苜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奠席織蕝席也讀與篋同案史記用今文敷多作布說文所引當是今文下文亦當以例改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在東序

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注曰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

用今文。一作顓頊河圖雜書在東序。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

今文尚書文登卷三十四

盾之舞衣大貝

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于紂之庭卽此大貝

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

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孰思其事也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賡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陳喬樞說案賈疏引鄭顧命云大路在賡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尙書正義引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路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又引鄭元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路是象路也綴鈴不陳金路驗於木路革路者主於朝祀而已據此是馬融王肅以賡路爲金路以次路爲木路與鄭說異馬用古文說則鄭注爲今文說可知矣鄭司農典路注既引書顧命云云卽言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屬車卽所謂貳車者續漢書與服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屬車四十八

六乘周制大路貳車十二乘先路當同據鄭司農說是今文尙書家說以賡路次路皆爲大路先路之貳車非金路木路之謂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卽雀弁者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

人宗廟士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般尋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尙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也元者不其質故周加赤獨斷曰冕冠周曰爵弁般曰尋夏曰收皆以三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釋名釋衣服曰弁如兩手相合桴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錫瑞謹案此皆今文家說而釋名所云與獨斷云漆布爲殼異者蓋爵弁有布韋二種凡兵事韋弁服此執兵者宜韋也又案今文作爵弁詩正義引鄭本亦作爵僞孔作雀非是金榜說康王受冊命在祖廟畢門者祖廟門也先儒以下經王出在應門之內因釋畢門爲路門蓋失考天子七廟太祖廟居中兩廂各有三廟每廟之前有南北隔牆皆有閣門見賈氏禮疏祖廟以西凡有四閣門司儀每門止一相聘禮每門每曲揖是也入門者至祖廟門而終畢故曰畢門出則云廟門者出入異詞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

綦赤黑色釋文曰馬本作騏云青

黑色正義引鄭注青黑曰綦詩正義引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
黑曰騏注蓋鄭注鄭本作騏與馬本合案爵為赤黑則騏當為青
黑馬鄭本是
王說非也

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立於

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說文戈部戣周書侍臣執

戣立於東垂兵也又金部曰銳侍臣所執兵周書曰

冕執銳讀若允段玉裁謂當依尚書作銳銳譌為銳

王麻冕祭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

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冕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

即不念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

也尚書曰王麻冕冕所以前後遠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

者示不視邪纒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尙

極知下故禮玉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遠延禮器云天子麻冕朱綠

藻垂十有二旒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

旒錫瑞謹案白虎通未分別吉凶之異則以麻冕仍同吉服魏尙

書奏王侯在喪襲爵云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

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
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其說與孔傳異
與白虎通說亦不同疑亦三家尙書之異說也又案續漢書輿服
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
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
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
旒以其綬采色為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
玉為珠皆前有前無後是三家尙書有二說歐陽說前後皆有旒大
小夏侯說以為玉藻云前後遠延者乃指其延非指其旒不知漢志
夏侯說以爲玉藻云前後遠延者乃指其延非指其旒不知漢志
云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垂遠聲相近劉昭注訓藻為垂是即玉藻
之遠延矣獨斷云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十有二旒釋名
云冕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亦直以遠為垂是即訓藻為深遠亦宜
指旒而言不宜指延而言蓋延之長周制尺六寸漢制尺二寸古
者一尺今尺僅六寸強耳不得謂之深遠惟前後九寸強以覆於前
後所餘纒二寸強耳不得謂之深遠惟前後九寸強以覆於前
長各尺二寸俛仰透迤如水之流望之乃遠然而深耳且前後有
旒其勢乃平若無後旒延既前俛後仰者其勢易傾更偏綴以
為長獨斷釋名皆從歐陽白虎通無明文恐亦不當如夏侯說

為長獨斷釋名皆從歐陽白虎通無明文恐亦不當如夏侯說

黼裳由賓階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

後也錫瑞謹案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死數也死數往曰謂
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死日數然
則天子必以死日數矣計成王以乙丑崩自丙寅至壬申為大斂
之期故書疏引鄭注以癸酉為大斂之明日王麻冕以下皆承癸
酉之文是稱王在大斂後也若即位後當升階階文王世子云成
王幼不能泣此經下曰由賓階是猶未忍當王禮故知在大
斂後也春秋繁露玉英篇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禮也有故則
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
之詞也以稱王為史臣
詞與白虎通說稍異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八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

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

○今文同作銅。白虎通爵篇曰王

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
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為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
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
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三國志虞翻傳

裴松之注引翻別傳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以顧命康王執瑁
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
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
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陳喬
縱說訓同為酒器亦是今文家說何以驗之翻稱馬融訓注以同
為大同天下馬用古文尚書說故不從今文家之訓此王所受同
許鄭均解為爵名自是圭瓚之器用銅為之者故三家今文字或
作銅也攷工記言大璋中璋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杜子春
云勺謂酒尊勺也鄭康成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三璋之勺皆以
黃金為之則圭瓚亦以黃金為勺可知也飲器以梓為質飾以金
玉此鬯瓚為傳重之器觀白虎通言既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
瓚當必用銅為之取其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彝器皆以銅為之
金飾其外大可概見矣易震卦不喪匕鬯象曰不喪匕鬯出可以
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在此易帝出乎震震長子也主器者莫若
長子故以不喪匕鬯言之此銅瑁所以為傳重之器也馬融訓此
經同字以大同天下言之即漢書所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
天下之義古文與今文家說亦相通惟虞翻云今經益金就作銅
字詁訓言為天子副璽者義獨別異此小夏侯尚書之說也案禮
記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
璽書追而與之蔡邕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

古者尊卑共之月令左傳所云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
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
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蔡邕亦習小夏侯尚書者今
文家以同字作銅遂以銅訓為天子之副璽蓋據秦制天子玉璽
其副璽當用金故為此說然以璽為傳重之器秦漢以前無此說
未可據以解此經之銅璽不如許鄭之訓於義為長錫瑞謹案陳
說未塙尚書大傳曰湯伐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之位此今文家說以
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此今文家說以
為三代以前已以璽為傳重之器以明證也大傳又曰古者圭必
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白虎通瑞費篇曰
瑁之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義取覆天下故為大也白
虎通以瑁為天下大同與馬注大同與白虎通作銅不為一物
同為天下者亦即以瑁言之蓋馬本作同與白虎通作銅不為一物
即虞氏之所本特虞以為經文當作上宗奉曰瑁言曰瑁者瑁以
訓瑁與馬小異而以為一物則同故虞以前無訓酒杯者可知若
如陳說訓銅為酒器亦本今文尚書虞氏非不見今文者何獨以
訓酒杯為鄭誤乎惟說文同爵名也與鄭義合然說文多據古
文而非今文虞氏未嘗引說文當時或未見其書也漢時今文尚

書與古文多違異白虎通於太保受同以下無明文不知其說云
何或本其文與古文異未可偏執古文以詆今文馬鄭治尚書初
無一定之說或馬從今鄭從古或馬從古鄭從今又或自立新說
其說多可考見陳氏治今文必欲引鄭為助遂概謂馬從古文鄭
從今古文尤不塙故具辨之

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今文憑作馮○

文云繼體君也謂康王也此太史傳述成王之命命康王馮
玉几以聽道揚緒餘之命即白虎通爵篇云即繼體之位也

道揚末命漢書敘傳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
劉德曰武帝臨終之命也光能導達顯揚也蘇順和帝

誅曰彌留不
豫道揚末命

命汝嗣訓臨君周邦○今文君在臨上○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
作君臨

周禮廢興引鄭君周禮序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
下是鄭本作君臨也通典天子敬父晉何琦議曰君臨率土其所
據本亦

作君臨

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今文答皆作對上句答揚依今文當作對揚

日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今文同作銅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同瑁白虎通引作銅見上

王三宿三祭三咤○今文咤作度○偽孔本作咤釋文曰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姪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

作託丁故反奠爵也馬本作託與說文音義同段玉裁說許所據蓋壁中古文原本馬本作託者字之誤也孔本作咤者又託之字

誤也其作宅者別本也既釋為奠爵則有居義故其字無妨作宅錫瑞謹案古文尙書訓居者字皆作宅今文尙書訓居者字皆作

度史記漢書及兩漢人引經之例皆然此文既有居義古文作宅則今文必作度可知古無四聲虛實之分量度之度與度量之度

不妨同音釋文曰又音姪正今文作度之證今據釋文與段玉裁說定作度若說文作託自是壁中古文託咤皆託之誤陳喬樞謂

說文據今文尙書作託非也

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瘠宅○今文同作銅答作對宅作度○偽孔本作宅釋文曰宅如字馬同徐始故反段玉裁說按徐

音則宅同度古宅度二字通用皆訓居也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切集韻十一暮曰度或作庀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錫瑞謹

案據段說足為上文三託託字與此宅字今文皆當作度之證上

文釋文曰又音姪與此文徐始故反相近則音姪疑亦徐音徐仙

民多古音猶及見今文遺說也陳喬樞不改

經文作度失之同作銅答作對當以例改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今文同作銅答

史記云成王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

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據此則今文說以此諸侯即

成王所命之諸侯廟門即先王廟門解者以諸侯為來奔

喪見新君者又以廟為殯宮皆非是金榜說不誤見前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四

受業 晏鼎升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五

善化皮錫瑞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十六

康王之誥 伏生今文尙書當從王若曰分篇與馬鄭本同與僞孔本異史記周本紀曰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

徧告諸侯宜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僞孔安國尙書序曰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釋文於王若曰云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錫瑞謹案史公云作康誥與上文云作顧命分別其辭蓋以顧命康誥各為一篇與馬鄭書序同古文未嘗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史公本受伏生尙書雖從安國問古文而史記所載多今文說其所載書序與馬鄭書序不同者乃今文家所傳之本而此引書序以作康誥別為一篇則史公所受伏生尙書亦必不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矣蓋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誥而無大誓史公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亦當不數大誓其後歐陽夏侯三家併

入大誓遂與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偽孔
序詞不別白因以三家之本為伏生之本耳據史記所引今文書
則亦當從王若曰以下分篇與馬鄭同蓋馬季長以大誓為偽故
用伏生史公舊說不用歐陽夏侯之本仍以康王之誥別於顧命
而不數大誓也又案今文尙書二十九篇見於史記漢書論衡諸
書甚詳史記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
書藝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
篇得多二十六篇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又曰張霸
分析合二十九篇為數十論衡正說篇引說尙書者曰秦燔詩書
遺在者二十九篇又曰傳者或知尙書為秦所燬而謂二十九篇
其遺脫不燒者又曰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
七二十八宿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又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
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據此諸書是兩漢人言今文尙書者皆
以爲二十九篇無二十八篇之說也然史公所謂二十九篇者當
分顧命康誥爲二篇數之班孟堅王仲任所謂二十九篇者在三
家增入大誓之後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數之其後偽孔書
出別撰泰誓三篇不數漢之大誓又當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併
之後於是尙書止有二十八篇而偽孔叢子及臣瓚漢書劉歆傳
注遂有今文尙書二十八篇之說矣偽孔古文雖分顧命康王之

誥爲二而以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屬之康王之誥欲示異於馬
鄭而與史公之說亦不合則其非伏生尙書之舊斷然也魏晉
間僞古文已出見其不數大誓又見三家今文已合顧命康王之
誥爲一乃以合爲一篇者爲真古文不知史公所傳於伏生者初非合爲
一篇馬鄭古文與史公合者亦非斷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也若近
儒皆知二十九篇之說乃以後出之大誓當之不知大誓之文體近緯書
康王之誥爲二乃以後出之大誓當之不知大誓之文體近緯書
與二十九篇文體不類史記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索隱曰此
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大誓文選注引周書曰武王
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而食之祭蓺文類聚引尙書
中候說赤鳥白魚事其文多同大誓然則大誓亦取逸周書緯侯爲
引蓋出自逸周書及緯侯之書後出之大誓亦取逸周書緯侯爲
之而三家併入之伏生書中若伏生大傳所載之文雖與大誓文
同而其所傳二十九篇實不當有大誓也又或以爲二十九篇不
數大誓當以百篇之序居其一而攷漢書儒林傳云張霸分析合
二十九篇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首尾則今文書序亦當
在二十九篇之外是二說皆未爲塙也惟據史公所引今文書序
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以合伏生二十九篇之數亦定矣
不數大誓與書序則其辭直而二十九篇之數亦定矣

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錫瑞謹案自此以上今文皆當為顧命文續漢書禮儀志曰三越七日癸酉以下皆此一日之事即國不可一日無君之義不得如顧炎武說以狄設黼展綴衣以下為異時事也說文引周書曰用敷遺後人無休字未知今文同否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今文男作任。今文男作任。詩譜正義引鄭

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陳喬樞說鄭之此注皆依伏生大傳為說亦用今文家言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今文二作貳。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

臣保乂帝家今文尙書二當作貳東鼎銘亦曰保乂帝家夏勤策文曰保乂皇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

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

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今文罔作無。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居死不

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効也苟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効也苟或傳或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

服段玉裁說白虎通篇尙書曰王釋冕喪服無反字蓋今文尙有反字經不言藏銅而白虎通云藏銅者蓋今文說銅為副璽既未稱王統事則受璽當仍藏之公羊桓元年傳解詁曰先謁宗廟以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亦與此經義合通典載王肅王侯在喪襲爵議曰按尙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

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反喪
服故臣以為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王肅通今文尙書此引
尙書策命不作冊與今文合疑亦今文說也書正義引鄭注曰羣
公謂諸侯及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
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纁其說亦與白虎通合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五

受業
熊羅宿校

晏鼎升校

